

金家岭村

□ 焦立章

金家岭村北依崂山余脉——午山支脉，南傍闻名遐迩的石老人湾畔，西邻山东头村，东接朱家洼村；李山东路、金岭路、苗岭路环绕其四周，银川东路、仙霞岭路穿村而过。村庄辖区面积约有一

元朝末年，朝政腐败，边防失修，倭寇屡次侵扰我沿海居民。从明洪武2年(公元1369年)至洪武7年(公元1374年)，倭寇先后七次侵扰山东半岛莱州、登州两府。为防御倭寇的侵略，明洪武初

武晚年复命沿海每百户置两艘，以为巡逻之用”。因此，金家岭军寨不仅有陆战的士兵，而且还设有战舰两艘停泊在石老人海湾。后来，明朝实行军民分治和“屯兵制”，至清雍正12年，随着浮山所



千五百多亩，现有人口九百五十余户，两千多人。

金家岭村是一个复姓村庄，有马、王、辛、孙、钟、曲等姓氏，其中马姓占全村居民70%左右，王姓占20%左右。据《马氏族谱》记载，其先祖马道亨于明朝永乐2年(公元1404年)率全家由云南迁来。相传当时该村已有数家金姓人家在此居住，两姓居民交往甚密，亲如一家。后来，金家人丁凋零日见式微，马氏祖先觉得金姓人家忠厚老实，为人和善，为尊重金姓的辟土立村之功，遂将村子命名为金家岭村。

年即在全国沿海量地，择险设戎，实行卫所防御制度，在青岛设的便是浮山所，下辖四个军寨，十八墩堡，九个军屯和四个炮台。明永乐2年(公元1404年)，为加强金家岭村及沿海防务，明朝当局在金家岭村建立了即墨营，设把总2员，屯兵约千人。明宣德8年该营调即墨城北十里处建新营。此时，浮山所即在该村建立百户军寨，并派出武官丁姓百户(昭信校尉正六品)进行管辖。据《中国历代战争史》记载，“明初定制凡沿海卫所，每百户设船一，千户船十，每卫共船五十，每船旗军百名。洪

武军事机构的撤销，金家岭村失去军事战略作用。金家岭村由莱州府即墨县郑疇社管辖。

据史书记载，金家岭村过去曾建有城池，占地约百亩；城周约2里，高5米，宽约3米；城墙夯土筑成，外加以青砖石块。随着朝代更迭，该城池目前已荡然无存。但据当地居民介绍，该村在解放后深翻土地时曾发现过该城墙，现在只有模糊的遗址在诉说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过去的金家岭村北山山林秀丽，漫山遍野长着郁郁葱葱的青松。后来，人们开始开山采石而破坏了山体，至20世

村落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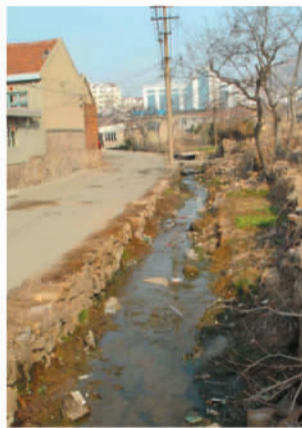
纪末，当地区政府在此回填造林，种植了大量树木，现在才逐步恢复了往年“北有高山长青松”的景象。该村东边与朱家洼村之间的山岗上过去曾修建一座高阁，大概作金家岭古城军事设施和瞭望台之用。据市档案局保存的“明朝即墨海防炮台示意图”标注，当时，浮山所共建有4座炮台，每个炮台有8名官兵守卫，此处应为浮山所设置的东部炮台之一。村南过去原是一片平滩，有几条河流在此汇集后入海，其中有一条大河由村北山穿村而过，形成了当时“内有大沙流水声”的景色。由于该村南临大海，海潮上涨时可到达村前，田地常常被淹没，而造成庄稼颗粒无收，为此，该村村民在村前修建了一座镇水庵保佑村民平安，庵内塑南海观世音菩萨像，左右塑有合掌而立的善才童子 and 手持柳枝的龙女。庙宇于解放前倒塌，现无迹可查。

金家岭村因为村内建有城池，而且有军队驻防，按明朝“军队办学，附民入学，以才为主，以军为主”的办学原则，所以村里的教育在明朝初期是以“社学”形式为主。到清朝时期，该村又主要以私塾教育为主，谁家有钱谁就会请老师对子女进行教育，或者几家联合请老师进行集中教学。私塾教学既无学制年限，又无教学计划，多为因材施教，一般规定上午领读讲解，中午写字，下午背书，学习的顺序则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最后为《论语》。对于一些不守规矩、学习不努力的学童，私塾老师一般不会客气，轻则训斥，重则罚跪、打板子。

清光绪29年(公元1903年)，根据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地成立蒙养学堂，其教学方法和私塾有所不同，主要以讲解为主要内容，对学生采取循循善诱之法，并废除了原有教育授课制度，低年级课程改为国语，算

术、音乐、图画等，高年级加上自然、地理、历史等课程。1909年，德国占领青岛期间，崂山澄瀛、九水庵、朱家洼等处设立了蒙养学堂，金家岭村学龄儿童均就读于朱家洼蒙养学堂。1915年至1921年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期间，该学堂改名为“青岛市朱家洼公学堂”；192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时期，又改称“胶澳商埠公立朱家洼两级小学”；1928年至1937年民国期间，再改为青岛市公立朱家洼两级小学”；1938年至1945年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期间，一度换名为“青岛特别市朱家洼中心国民小学”，直至抗战胜利后改为“青州市立朱家洼小学”；建国后，该学校最后改为“青岛朱家洼小学”。后来，该村也曾利用祠堂办起自己的小学教育，当地村民称之为“老学堂”。

寒食节家家户户要到祖坟祭祀，给坟填土。端午节每家要在窗户和屋檐下插上艾蒿枝，意为避邪。这一天，小孩要戴上“五索线”，意是驱蝎蛇、蜈蚣、壁虎等五毒。上述风俗和世故，该村村民至今还保留了一部分，但有些已随社会的发展和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而渐渐消失。



午山村

相传明朝永乐年间，有一王姓人家随移民大潮，从云南交趾国嘎嘎县大槐树头千里迢迢来到山东省莱州府辖境。他们没有住脚，依然风尘仆仆来到即墨县郑化疇的张村河，登上了南面的小山岭。放眼一望，不远处便是浩无际涯的蔚蓝色的海洋。王姓户主不觉身心为之一畅，随行的孩子也欢呼起来。此时恰逢中午，对天文地理颇为通晓的户主一打量东边山头，其日影恰好置于子午线上。他心头一热，随即招呼妻子儿女们，用手指那片山坳说：“咱不要再走了，就在这里安家。”妻略为迟疑了一下，露出不解的神情说：“前面是块平原，怎么不把家安在那里？”他仰天哈哈大笑起来，说：“想过葛天氏的日子，非这里莫属”妻子也忽然想起了丈夫经常吟咏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击壤歌》，她完全明白了丈夫高雅的志趣和愿望，也颌首微笑了。于是他们劈山采石，垒窑烧砖，垦土造田，栽桑植桃，就这样一代一代地辛勤劳作开拓，终于成就了今天

的拥有1189户，3283人，以王姓为主的午山村。

村周边环境是“三坡两河九条沟，六个山顶八个丘”，西望金家岭，南傍朱家洼和钟家沟，翻过东南边的山岭就是石湾村。这里距石老人海水浴场仅三华里，新修的从黄金海岸大酒店到仰口的柏油公路贯村而过，交通十分便利。

村子流行着两句话：“午山的石匠不用学，自小跟着老人摩。”由于地理环境特别，原先的主要经济来源于开山采石，雕龙琢狮，所以，先祖雕凿石刻的技艺便流传了下来。且不说早在明、清时即墨城宦士绅们从门楼牌坊、殿堂装饰直到墓室刻石用的午山石匠，即使到了现代，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横槛立柱、大连中苏友好馆以及浮山的毛泽东雕像等，都是午山人技艺的结晶。中国著名的美术大师、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设计者刘开渠先生，曾多次拉着午山村的石匠王文思、王孝健和王文帮等人的手，感谢他们在坚硬的大理石上再现了自己的创作。而今午山村还有



多处石场，中、青年石匠们在发扬广大这门传统的技艺。

“上元庙会更盘桓，亲友同拜老姆前；扭罢秧歌唱台戏，祈福保安乐丰年。”这是清同治时登州府六品秩街教谕王经元在正月十五日午山庙会时写的，是《即墨世风竹枝词》中的一首。至今村中一些七十、八十岁的老年人还能记忆，午山村北原有一柱形的石山，名曰“青龙品山”，山前有座王母娘娘庙，台前有一戏台。传说有一年庙会唱《王三姐下凡》，忽然刮起了大风。当人们刚刚离开戏台，猛地一股龙卷风把戏台卷上天空落到海中。在男权标举的当时，人们便在娘娘殿的西侧建了一座玉皇殿。另外有在偏东处一座娘娘殿，也叫“姥母殿”，殿中塑了一尊面容较好，玉体侧卧的女神，长约5米。据老人回忆，这是一位妙龄女郎，美目流盼，仪态万方，风姿绰

约，栩栩如生。人们到这里许愿治病、打卦求子，香火极盛。相形之下，在玉皇殿西头的七神殿，由于七具神像善恶不一形态各异，给人一种冷嗖嗖阴森森的感觉，香火就冷清了。这里每年上元节(正月十五)逢庙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客人。庙会盛时，往往有好几个戏班，乐手不足，就请午山人顶上。午山村的鼓乐队非常有名，非常受人欢迎。午山村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多姿多彩的传统娱乐，可惜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和老艺人的先后谢世，致使《广陵散》绝，这一民间艺术奇葩没有传下来。另外，刻有“青龙品山”四个大字的柱形石山也因修渠道被炸毁；午山庙在建国初就被拆除了。但是当代午山人却以更大的气魄和技艺创造了许多适合时代的新艺术活动，尤其是午山扎制的新彩车，出色当行，在新春竞演中最为

引人注目。

应该说午山村的自然环境并不优越，这与当年那位淡泊宁静具有隐士情怀的先祖的选择是分不开的。但是他的后代们确是坚强的！他们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积极地开拓进取，创造出许多辉煌的业绩。

午山村不是缺水吗？他们利用三个春冬在村东北围山截流，建起了一个贮水63万立方的水库，全村很早就吃上了自来水。他们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连续死封山，使得满山满岭郁郁葱葱，百鸟争喧，是连续十余年的市、区绿化先进典型。午山栽培蜜桃有悠久的历史，有关仙桃变化的传说盈千累万，各种栽培蜜桃的知识，诗人妇孺皆知，流传甚广。而今这里还有三万多株桃树，是青岛市果品基地之一。这里周边山上千亩桃园鸟语花香，风光万千；春天桃花开时云霞灼灼，光桦喜人，夏秋之间透红的蜜桃挂满枝条，甜香四溢，鲜红诱人；冬则虬枝横斜，雾凇冰挂，晶莹剔透，景色迷人。这里因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含各种微量元素的水土、孕育的蜜桃有“果大、皮薄、肉嫩、味甜”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国内外知名人士包括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坦桑尼亚大使等外宾，曾先后到午山品尝蜜桃。午山蜜桃是北京人民大会堂宴客的常备果品。王经元先生曾仿苏东坡的“日啖蜜桃三两个，不辞常做午山人”的诗句。

